孟鄰堂文鈔

孟鄰堂文鈔卷之十三

武進楊椿農先氏著　曾孫會生校字

祭太傅鄂文端公文

嗚呼自古論相必觀其時論道經邦非世所知六府順序百嘉鬯遂此相之能燮理所致公相
天子內外寧謐百官得宜萬事咸秩問農如何耕穫濟濟問士如何膠庠容裔問商如何關市毋索問工如何淫巧不作遠夷貢入西戎即敘雨暘寒燠各以其序太平無象於此見之公皆退然不敢自尸
帝嘗諭公公忠直諒世乃知公功深弼亮嘉猷入告

不語諸子何況戚婣何況僚采初爲方伯於古姑餘
政成道洽化及豚魚旋秉節鉞總制三省氓獠戶歌
生鑾知儆西北兩路王師攸聚公經畧之宋琦唐度
性最愛士旁求汲汲迨其得之薦若不及往歲昭陽
公奉
帝旨纇俊於朝士方藹藹椿素與公從未識面公及
朱公同聲並薦念昔范理受知南楊不交私揖不通
一行公既爲國余敢自薄范子在前是傚是則後復
闡人道公平昔言必稱余匪朝伊夕余用是懼益不
敢渝以答知己以全其迂公今永歸敢效范子斗酒

隻雞哭奠靈几望公之像鬚眉若揚堂堂巍巍來舉我觴

祭太傅舒穆嚕氏文定公文 公諱徐元夢康熙癸丑進士乾隆辛酉年歿年八十有七

惟我

聖祖化成久道公應運生斯德斯造今

上郎位秩以宫保食祿於家天眞是葆在昔官人三德六德翕受敷施咸熙庶績苟有一焉已爲國寶何況我公兼茲衆好公之忠誠夙夜匪躬翼翼其敬溫溫其恭公之孝友行於家人子孫婉婉童僕訢訢公

之政事小大具宜敭歷中外各得所施公之教士奬
成誘掖見善必褒聞過斯惜公之與人坦白無私識
與不識表裏洞知公方未遇緼袍藿食一簞一瓢不
改其則迨公旣遇三仕三已卑秩崇階不爲慍喜公
饗遐壽編摩不輟口誦心維孜孜矻矻衆咸願公純
嘏無極黃髮鮐背以董王國云胡一病良醫莫差
帝心震悼士民嗟咨往歲淹茂公見椿文謂爲可教
遂以名聞自是二紀追隨館局奬我策我情意誠篤
椿也不材負公明訓公不謂愚勖我休聞公今云亡
世孰予知拊棺一慟淚出予私

祭太子太傅楊文定公文

天生我公民之先覺道德文章事功理學方在滇池如宋司馬讀書談道優游洛下卓然之操粹然之容泰山喬嶽霽月光風今

上嗣服首詔召公公既至止命作秩宗載任成均教冑斯職左右

皇躬以憑以翼公年耄矣而志不衰昌言贊贊惟日孜孜公素忠清事上惟敬誠心行義交友靡兢初在南中敢言不敢彼譖公者納公坎坎公既還朝畧不一念棄短取長古人無忝亦有大賢拯公於厄終始

全公回天之力暨在

上前同議國是侃侃而談不徇其意世益知公好惡無我不黨不偏毋側毋頗惟椿先人與公交歡三同之誼情殷弟昆公往黔中上章則邢椿送國門揖公馬首今歲余月椿還自西見公殿中白髮倪倪公既逝矣先友盡矣惻愴於懷曷其罄矣託辭敘心愧不能悉述公之行以究萬一

祭少保楊清端公文

嗚呼我公受知

聖祖庾嶺之南命公巡撫今

上踐阼眷公彌篤畀以三楚俾之總督惟此三楚居
國南鄉洞庭雲夢道阻且長民有未安公則佑之民
有未知公則牖之察其嚬呻與其燠寒孰謳有喜孰
齎而屯民利民病惟公悉之民欲民求惟公給之皡
皡下民
帝心所依公保赤子遐邇具宜
帝曰俞哉汝惟予翼特晉爾階以究乃績民曰樂哉
公我父母
帝俾我公悅和循撫鞠之育之穀之淑之方數千里
咸公畜之芒芒三楚既富既臧南漸黔蜀北被秦梁

帝念厥功駢蕃賚予上下交歡戚休一體昔樁先子友公尊人樁與公子世好彌殷往歲戊戌余客僧舍公來訪我四月惟夏話言款款迄今如昨驟聞公訃涕淚零落肴核既旅牲酒既陳靈其來降歆我豆籩

祭趙恭毅公文

昔鄉先正尙書孫公危言危行當代所宗惟先修撰仁心爲質冬日春風胞與民物公自弱歲二公爲師譬彼模範是則是晞上章執徐

帝特召公命之布政浙水西東旋秉節鉞輯和安擾化洽人神江迴怒慓洞庭之南三苗所居公移撫之

氓獠歡如入總南臺晉掌邦計修撰之仁尚書之義
昔賢有欲不行甚難公在今日則惟其安謂公賢者
效公恐後恭儉求仁欲於何有有不知者久乃化之
廉頑立懦於公藉之人亦有言氣剛難合自古狷士
其流則愎公性清簡內直外方及其善善和氣充洋
聞一善言必窮其要見一善行必揚其妙今歲六月
公病幾殆
天子念公恩綸疊沛公既愈矣入見
天子溫語再三聞者噓唏公還至署庶務紛紜咸親
理之不以屬人未幾病革若寐而囈諄諄喃喃皆國

家事公往謂人匪懈臣職盡瘁鞠躬臣願斯息公今
歿矣
帝心孔悲內外臣民咸失所歸椿先論德暨公同學
先子云亡公過期哭施於小子待以國士仍世通家
臭味然耳送公國門泣涕沄沄公兮既往何日來還

祭湯學士文

椿自垂髫拜公于邸忘年與分先子之以歲在協洽
椿試南宮倉遽聞變悲懷盡傷偕我弟季甸星奔
公哭於寢久要是敦淹茂之夏予季還京余亦是冬
列於承明公每謂人目余爲賢束脩自好不愧其先

延我賓館解衣推食書史繽紛左圖右帙八月上旬有客自西餽公名卷衡山舊題公示姻友懷清之堂衆咸曰公長沙輩行公以詢我甲子先後因及圖中氏名某某余舉一二愧未能悉公語諸君道余矻矻困敦秋孟余季不祿顧我睘踽眷我彌篤昨歲冬月公以病告余候於家歸增戀嫪今歲春正余患采薪不見公久心焉䟢䟢壬子日施問公之疾意公尚生請益有日入門而兆賓客盈室升自東榮復者已畢客有謂我子無徒戚公意諄諄無間易簀聞言轉痛淚湧如瀉睠念先人有如公者公往謂樁子文駘蕩

唱嘆得神余心攸向公今逝矣何以酬公敘情述德以誄殯宮敬與公子友如兄弟先世交親久而不替

祭姚贊善文代

曩歲乙丑余客三楚歸舟訪君樅川之滸君時館我詠園西舍賦詩飲酒古藤之下蒼松翠栢雪月交加瑤臺十二燦然雲霞余別而東與君乖隔自是廿年形蹤脈脈君承主眷出入楓宸常楊燕許大冊高文余伏田間老而多疾君嘗念我寄我詩帙燕樹蒼茫吳雲渺瀰魚雁頻仍情辭斐亹癸甲之間余病在牀君書北來曰毋

自傷戒我聲律勉我加餐言皆藥石情若弟昆余竊自念誰無姻婭知我愛我莫如君者余殆不起朝露溘焉余銘余誄邀君一言孰知今日理固難論君兮何往余豈久存

祭外舅沈學士文代父

嗚呼當辛巳之十月君奔太夫人之喪余時弔君於凶土見君擗踴之節哭泣之哀余既助君以悲涕而復慰君之誠君既南歸余悲離索凡五閱月而余亦遂來河上方期不久與君聚而孰知君竟疾疢乎膏肓嗚呼猶憶去歲秋杪同年趙秋谷自吳來浦述君

形神消釋而兒子椿亦以書來白外舅之有恙余時謂此无妄之疾或不足以爲君慮然猶中夜三起而爲君徬徨比聞君逝方信方疑如醒如夢而不覺心焉之惻傷嗚呼余與君同譜二十五年矣既重金蘭之誼復申秦晉之歡方其追趨　禁近蜚巨扶將君既視余如手足而余亦遂目君爲雁行余體素羸弱而君年五十尚如少壯君每念余之早衰而余覩君之精神意氣竊謂君當壽考其可量奚昊天之不弔乃今一旦而遽至於亡嗚呼已未之春同舉南宮者百五十人今其亡者已過半矣而其在者亦如落落

之參商每與君念及輙不禁如刲之痛而有涕之盈眶而况余與君交游之好婚媾之情其能不悲號哀慟而奚止曩者之慨慷嗚呼君今已矣平居歌歡笑謔自此不可復得而所得致哀於君者惟此一觴之奠而猶使某不得以自將此余所以臨風悽愴而不自知其轇己九結於中腸嗚呼尚饗

與劉岡陵書

庚春一別奄忽三年見託譜序近始乘暇爲之大懼不能繼緗溪勿軒啟薪諸先生之作以表揚足下修譜盛意顧其中遷徙世次間有一二可疑敢以詢之

左右冊府元龜南漢太祖安仁彭城人仕唐爲潮州長史五代史安仁上蔡人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宋史安仁上蔡人仕唐爲潮州刺史因家嶺表十國春秋安仁自上蔡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泉州之馬鋪死遂葬焉閩書以爲汰口山劉店也葢安仁系出彭城而居上蔡遷泉遷廣返葬於泉其以爲彭城者從其系出以爲上蔡者從其世居遷閩之地葢在泉州遷廣之時即在安仁之世非系出泉山而遷廣州也譜又云後主之後仍宅於泉統領始遷於常夫後主歸朝定居於汴故諸子皆官京職太宗眞宗屢

賑其貧若居於泉則建炎初統領何不南還而乃北遷常州之衙地乎朱子撰少傅神道碑忠肅行狀俱云少傅之先唐末自長安徙建五代史僖宗乾符五年南漢代祖謙已爲廣州牙將則兩家之遷大約同時一自長安一自上蔡一遷於建一遷於泉譜以爲五季之亂由京兆萬年始居泉山後分居廣州崇安者亦非也十國春秋宋史後主子四人長守節次守正皆宋崇儀副使又次守素咸平中爲侍禁後至內殿崇班天禧中爲閤門祗候又次守通供奉官孫二人長克昌爲三班奉職次國昌爲借職俱守正子而

不言後主之子名元後主之子名亢也後主之卒在太平興國庚辰年僅三十有九安得太平興國丁丑其孫已有登進士者乎朱子忠肅行狀遷建六世至忠顯公始貴顯而譜自安仁至統領乃有十六代之多疑亦有誤少傅父韐謚忠顯少傅子珙謚忠肅具見朱子碑狀又宋史本傳獨無少傅謚忠定之文豈少傅之謚忠定在宋史作後或宋謚之而史未載耶足下好學嗜古於譜事尤慎便中不惜示及幸甚椿再拜

與唐彥純書

邸春姚壽來京吾表弟以先尚書公志銘見屬椿時抱病未能也然不敢辭嗣因實錄事忙又未暇以爲已秋旋里未幾北上史書迫促子春仍復大病幾至不起每念尚書公志銘未就惕然怵然病中更增不適今春史書告竣入秋以來賤體亦略稍安始得搦管爲之追憶見屬時倏忽十二年矣昔范德孺以文正公集請序於蘇文忠公越十三年乃克爲之今讀其文以不得見范公爲恨向往之誠有非言語可盡者椿與公同里年十四歲始識公於京師尋同寓登州署中晨夕砥礪以古人相期許其後同朝十有六

年備知公立朝大節兼悉公內行載之蘇公於范公爲幸祗緣善病館事羈身故爾久稽非得已也今雖撰就深愧筆力葸弱未能表揚萬一然以耳目所親見聞著之紙墨視世之附影希聲道聽塗說者有間矣事祗書大者與人所不能者非畧也蓋欲公以事重亦欲事以公重耳幸察從表兄椿白

寄姑丈曹星客書

椿謹啟姑丈大人座下椿聞古之君子論撰其先祖之美而著之於後世其不知者謂之不明知而不傳者謂之不仁椿家自先高祖母以來世有母德爲鄉

里所推重先修撰公嘗爲鄖太孺人管太淑人作傳

而吳太淑人之行則有家大人所述行狀在獨是一

言一行於傳狀體不必載者顧或多未錄椿嘗欲裒

集之著爲遺事附古列女傳之後不幸幼年失母於

先代遺事多所未詳間嘗侍於家君家君每舉訓椿

兄弟且謂椿曰吾年十七而喪汝大母比汝喪母時

有知矣然亦不及汝姑之詳也汝姑長於余五歲余

六齡而就外傳其在大母側僅晨夕耳汝姑十八而

始歸曹氏嫁後居吾家左右大母者又四五年比汝

大母殁汝姑年二十有二矣以是不及汝姑之詳也

又曰汝姑丈侍先修撰之日久汝姑丈勤於記憶凡有聞見皆能志之矧於吾家其記憶必多也汝其可請聞焉椿退而思之昔柳子厚誌太夫人之墓備載聞於伯舅者而歸熙甫以早失恃見長老輙牽衣問故事今以椿之不明不能備知先代事而又不克諮於長者是重吾小子不仁之罪而終無以著先祖之美於後世也繼又念事之大者既已列於家乘而小者椿亦多得之家君矣今所未詳者特遺事耳然觀二南之詩曰采采卷耳又曰采采芣苢夫卷耳芣苢何足貴而采之者有所不棄采詩者亦必列之於南

蓋女子之行不出於閨門而事之易湮沒者惟閨門尤甚此詩人所以不廢而椿與先代母氏之事旣欲得其大者而於小者尤不能無意也伏惟姑丈善推詩人之意念椿之不敏於知而其心則懇懇焉用是俾詳告之則楊氏數世之遺蹟庶不至於無聞而小子椿亦得免於不明不仁之罪則不勝幸甚椿頓首謹啟

與蔣東委書

自與兄別六載於茲椿心有欲做文字文之甘苦亦比前畧知而吏事羈身未能稍暇間有所作見之者

非惡而忌卽鄙而笑耳天台齊次風學博識高人亦正直與椿相契昨外艱回籍今則英俊雖多竟莫敢與語者回憶少壯時與兄鄰巷而居每一文成就正於兄兄或不以爲然必往復再三嘗一日數過或連四五日或至旬日而後已今相隔數千里此時光景何可復得思之恍如昨日又渺若異世矣椿嘗言文不惟其似惟其是憶有謂椿文太似古人者兄笑曰此無他所出同故其神似耳椿言往年十四受業於弱六先生先生訓之曰五經左史文章之祖歸震川跪誦史記每篇必五百遍椿念跪誦可不必遍數則

不可不多自是年前讀諸經年後讀左史周而復始積十餘年所讀或數千遍數萬遍不止久之卽不求甚解文章之血脈義理之關與訓詁之同異皆昭然有會於心兄言子文所以神似者此耳椿謝不敢當其後迫於人事誦業遂疎今年老不能復讀讀亦不多文則自紛至今好言其所欲言未嘗有所摹倣恐摹倣則氣不必舒辭不必達矣用是不能多作作亦不工自忖可以公之同好傳之其人者平生曾無一二前歲靈皐臨別諄諄以及時收拾自己文字爲囑穆堂相晤亦屢言之今忽忽又復數年每念屈子云

老冉冉其將至恐修名之不立未嘗不汗流浹背愧無以對知己也目下館事已竣將從前藁草畧加討論雖言之未協而胸中所見不敢自匿敬質之左右南榮曝背不識卽能批閱否前見某先生批朱竹垞詩或點或圈或竟有全首抹去者卽此見前輩相知之雅望兄援以爲例勿徇勿隱并勿有所吝爲禱天寒順時自攝不宣

與舒殿臣書

接北餘得三世兄捷音尋接次兒家信知四世兄亦已入學不覺爲之狂喜吾師壯年卽世兩世兄孤童

奮迅思之又不禁悄焉以悲而繼之潸焉出涕者也吾師宏材盛德未究厥施太師母師母二代孀居丸熊畫荻期我兩世兄者甚切今兩世兄先後成名吾師未竟之緒將必於兩世兄發之椿也白首門生受吾師生成之德二十有四年矣未能報師恩於萬一而此中惓惓則未敢一日忘也易曰君子以虛受人又曰卑以自牧兩世兄學業無窮功名難量椿竊效古人贈處之義敬以此二言爲兩世兄贈可乎春闈伊邇佇聽好音不宣

答狄甥司載書

接三月廿二日書知有育嬰堂之舉不勝欣喜古聖賢不踐生草不履生蟲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而況民之子女而可任其沉溺乎吾司載此舉可謂知所先務矣孟子云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願吾司載卽此推之凡養老恤窮義學義冢厲祭之事無不加意爲之地方偶有水旱必據實申詳毋避沽譽市恩之名毋畏揑災冒賑之譎以上負一人痌瘝下貽億兆姓之顚連困苦則百里內大小男女受吾司載實惠者殆不可數計矣豈止一堂之內數十百之嬰孩已哉自此爲州府

爲司道爲督撫無不本此心以擴充之則霖雨蒼生澤及四海者亦在是矣勉旃勉旃文以紀實佳惡原不在格調今古之間其事爲美事則其文爲至文惟有不忍人之心出之以不忍人之語眞誠剴摯自足動人心目若賈彪事世之能吏類優爲之育嬰堂建則所謂徒杠輿梁成民自不病涉也何必以彪爲法哉京師育嬰堂制幼則乳母鞠之長則塾師教之有不知其姓氏至以育爲姓院試入學者吾司載儆而行之亦善推之一端矣吾司載精神强固志氣堅定再當於振作之中時寓豈樂之意詩云豈弟君子民

之父母又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豈弟故樂也願吾司載思之來書貽笑云云似覺慮之太過勉從來意略加損益可即付之上石不必過於好古反致不達也四月二十日舅氏迂農白

答沈渭梁書

兩辱手書乏便未答歉甚椿前浮沉史館心血半耗究於館事無補徒爲此身悔吝之端巳冬旋里雖家無儋石而儆書盈篚泛覽流觀亦可稍娛歲月未秋閩命遽欲引疾告辭當事以爲不可莫肯爲之轉達不得已馳驅北上倏忽二載餘矣元都觀裏依然如

昨自悼且自悔也頃有語椿者云某過子厚且甚敬子盍以一刺謁之椿曰某與余無交其不薄視余者正以余未往謁耳若謁之旁人有不訕笑已心有不抱疚者乎比他人援上更無據矣昨歲家居有念椿貧窶語椿者亦如是椿亦以此告之夫一時之富貴有限終身之愧怍難消椿遁籍三十年未嘗問津於人而招招舟子時亦有之雖知非不可應而事類挑輭擠便失其故我且賦性疎慵濟亦何益故毅然卬否並不爲我友之須正恐擠復多事耳承兄知愛專此奉白椿再拜

附蔣東委書後

素堂黃觀察雅好文士尤留心民瘼嘗與余言外間百物騰貴下至腐菜亦增直小民益難粒食矣余曰然無物不貴惟一物甚賤耳不寧惟是此物且有日賤之勢渠急問何物余故遲之曰君試思之渠思之良久曰實無其物君紿我乎余澂應之曰人品渠爲狂笑且首肯久之歸以語幕中諸友亦無不解頤者他日復遇其言云爾余謂此非戲論乃痛語也百物既已騰貴士人亦何以營生此物有不日賤者乎淵明乞食詩云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

叩門拙言詞以靖節之高風猶云爾而君乃强項如是殆加於古人一等矣勖哉其務始終書之以爲君笑且以當恭頌某年月日同學蔣汾功書

跋趙襄忠公奏疏存稿後

故勇畧將軍趙襄忠公奏疏存稿凡若干篇自次之爲八卷刻於浙中公長子兵部尙書宏燦爲後序歲久流漫尙書子今刑部郎中之垣復繕寫之屬其友武進楊椿書於卷尾竊惟襄忠公結髮從戎馳驅外內五十餘年其勳烈奇偉固已銘太常而書國史而眷遇之厚優恤之隆有非他將所可及者昔漢馬援

事光武帝每有所謀未嘗不用其後南征交阯不免薏苡之謗唐尉遲敬德勇武絕倫爲凌烟閣功臣然侍晏慶善太宗譏讓者數焉襄忠公一心報國不肯事長者家兒似馬伏波慷慨果毅見羣臣短長必面折廷諍似尉遲敬德卒之讒毀百端悉蒙昭雪較二臣之遇殆遠過之葢讀公瀝血陳情之疏明白回覆之奏未嘗不感慨流涕也康熙五十八年某月某日

武進楊椿謹跋

保素堂詩集序

保素堂詩集若干卷父友翰林院侍講學士華亭錢

先生之所作也先生諱金甫字越江與先大夫同登康熙十八年進士同官翰林先生子長涵又先大夫長女壻也以故兩家交最密先生在翰林時三逆初平海外琉球碛北俄羅斯喀爾喀諸國咸内附

仁皇帝勤求政理樂育天下之材暇則與諸儒臣講論典籍而先生與先大夫尤以文學被知遇每朝罷四方士過從講益無虛日先大夫性明淡輒獎拔其所知而先生闊達愛客有鄭當時孔文舉之風焉先生嘗因飲作詩云余飲汎愛不擇人楊鄖孤介遡難匹貴官相召常堅辭生客相逢便稱疾先大夫詩云

燕市誰哉號酒人髯公意態較能眞怕於座上逢生客喜在天涯作比鄰其兩相傾倒盍如此壬申夏先生卒於官先大夫哭之慟後過先生之廬及遇故時賓客語及先生未嘗不愴然也庚寅冬先大夫乞假家居長涵奉先生詩請序先大夫先大夫諾之而未暇爲也後六年先大夫卽世今年春椿與長涵胥會京師長涵謂椿曰涵梓先學士詩將竣矣願子序之以紹兩先人之志椿謝不敏而長涵請之再三椿念先生之歿已四十年先大夫歿一十有七年矣同時賓客往來兩家者亦多已物故惟今禮部尚書嘉善

錢公兵部尚書吾縣唐公前知盩厔縣事青浦呂公三人在耳而椿與長涵髮亦俱已種種俯仰今昔不覺泫然因執筆而書其後時雍正九年秋七月辛未日也年姻家子武進楊椿

菰米山房詩鈔序

吾師蔣弱六先生菰米山房詩鈔若干卷先生孫惟梅所輯也先生年二十餘即授徒於外其在先大夫家塾最久康熙庚申歲伯兄祖榮仲兄梅同執經於先生椿方五齡時從旁竊聽先生以爲可教己巳庚午間椿與四弟祖楫五弟祖耜始受業焉先生寬而

肅嚴而不苛於諸弟子督課之爲嚴師長育之也不啻如賢父兄以故弟子成就者衆人人願出先生門下先生久而欲去也則相率留之留之不得則雖稍緩須臾毋去以爲幸去則思念之愈久而愈不能忘雖其父兄之情亦皆然先生自幼與先大夫莫逆在塾時相得尤甚而先生誨椿兄弟視他弟子爲厚見於吟詠者亦獨多辛未秋先生下第還留別都中親友細憶年來歌哭處秋風秋草總關情自言此爲學徒而設先大夫和云此日不禁予淚落三年實望子成名主賓師弟之情可見矣丁丑春先生會試復至

示椿兄弟滿鏡風塵殘鬢髮小樓燈火舊因緣小樓先大夫寓中天遠樓先生授經處也先大夫辛未和先生詩只是頻年相聚慣從今誰共坐樓頭卽此樓癸庚辰歲先生課六弟松喬從子紹曾復於此將歸有句云三庚憑一榻臨別只依依椿兄弟七人七弟豐貽生最後不及游先生之門其六皆先生弟子也而紹曾以弟子之子亦預列焉先生後家居或館於他所卒不久輒見見則獎掖開發一如往課業時也戊戌椿殿試北上先生敎諭懷寧適假歸里中贈椿云唱驪拂拂拂好春風那能倘記相思苦其年椿與四

弟同官於朝常書問起居不復克再見先生矣庚子秋四弟卒先生在懷寧哭之云白髮窮途淚誰知到汝身清秋無好事竟日慟斯人越三年壬寅先生以老乞歸其冬先生亦捐館舍矣昨歲惟梅以書來屬先生詩序於椿未幾惟梅歿惟梅之子崇烈復以請憶椿初受業時年一十有四先生以國士器之今先生亡已三十年先大夫歿三十有七年椿兄弟及門者皆後先卽世椿耄及無知暮成何望欲如曩昔父師兄弟同在一堂之上邈不可得敬述先生之敎并先生詩之爲椿父子兄弟作者話言如昨不禁死生

聚散之感尤不勝自棄之懼焉已乾隆十六年歲在辛未秋七月丙子上距康熙辛未已六十年同里七十六歲弟子楊椿謹序

濟寧州杜祠詩序

濟寧州杜子美祠堂巡漕御史仁和沈君之所建也州故有南池子美嘗與任城許主簿同游於此池湮而址尚存州人作堂其上乾隆九年君巡漕至州館焉喟曰斯堂之建非因子美舊游乎愛其地而不祀其人可哉即堂之寢肖子美像祀之配以許主簿十二年冬君復來觀漕見其垣有隳剝者榱桷有朽缺

者改建於故祠之東旣成君自爲之記四方能詩者
相屬而歌之凡得古今詩若干首君以書來俾余爲
序余惟子美忠君愛國悲天憫人之見於詩者昔賢
論之詳矣其敦倫念舊眞摯纏綿亦有非他詩人可
擬者則其興起百世祠而祀之也宜若主簿卑官耳
許君者今亦不知何名乃以與子美同游千有餘年
之後配享子美於玆池之上寧非其幸歟則士之一
出處一進退可不愼其所與歟君之此舉葢非僅仰
子美高風所以訓勵後人者至矣宜諸君子樂爲之
詠也乾隆戊辰春武進楊椿序

過浙吟序

過浙吟者伯兄茂實先生昨歲至南昌過浙中之所作也兄方過浙時椿實偕行於時天氣澄清長江如練兄每遇風景佳處輒賦古律歌詩有湯子銘新者同里人也亦同在舟中言曰某往見子久富春圖竊謂山川之勝乃至於此今先生工於吟詠將富春山水未辨屬詩與畫耳余曰子久富春圖自謂風雨晦明醉醒憂喜偶然有得涉筆爲之葢積十五年乃就吾兄自丁卯冬往來兩浙至是二十餘年過富春者屢矣四時早暮山川變幻之情狀感憤憂思悲傷愉

佚可喜可愕之境莫不於詩發之則謂子久之畫畫中有詩吾兄之詩詩中有畫奚不可者兄旣赴南昌余留西安者三月每登高望遠回思舟中笑語帳然不怡者久之頃閱兄別後諸作不啻讀子瞻鄭州既上詩也抑余歲暮東歸雪花撩亂舟行如在蓬萊方丈間念古人有云天地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因詠五言詩數首愧其詞劣不足盡山川之勝而兄之未值此景爲可惜也康熙庚寅二月二日

送徐編修出使琉球序

康熙五十七年

上允流求請命翰林院檢討海君寶編修徐君葆光往使其國立世曾孫尚敬爲中山王一時士大夫相屬爲詩文以大其事編修之友武進楊椿亦爲文進於君曰流求自梁陳前未通中國隋大業元至元大德間嘗命將出師卒不得其要領宋淳熙時且入泉州水澚爲邊患明太祖旣平天下遣行人楊載招來遠人中山山北山南之使始至葢服之如此之難也

我

國家未勤遠畧聲教所訖東南小大諸邦咸受正朔而流求卒先內附其其職尤謹竊聞之海夷隸職方

者時候風潮朝貢去來或荒忽無常率一再封輒中絕今

上二十年以流求道險遠禮官嘗議罷其使矣陪臣毛見龍梁邦翰陳乞再三

天子亦重違之不忍驟罷蓋自元年張給事學禮所封今世曾孫之高祖二十一年汪檢討楫往使則其曾大父也六十年間歷其高曾元五世

聖天子久於其道丕冒海隅出日豈近古所得擬哉方給事之歸也稱其文史頗廣惜未華言譯之而檢討復

命國王尚貞附奏願遣陪臣子弟入國子監讀書
上可之二十五年其國梁成楫阮維新蔡文溥等來
京學七年而後歸昔明嘉靖前遠夷士子入學成均
惟流求爲最久後止不行者幾百年今此邦陪隸得
近
天子之光歸揚一道同風之盛二紀餘矣宜其漸被
涵濡人才實盛有遠出故明時上者抑其國舊無賦
斂有事則均稅產少珍奇商賈不至故民俗樸純無
浮僞囂陵之習近海東諸國製作工巧特未知中山
於古所云何如大雅曰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

易周頌曰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願君爲嗣封告焉

送胡玉泉程九峯之四川軍營序

大金川負嵎爲固侵我屬夷窺我邊境

天子赫然命六師征之二載矣今年冬以保和殿大學士傅公爲川陝總督經畧軍事傅公請順天府府丞胡君內閣中書舍人程君同行

天子允之椿惟自古郅隆之世用兵西北者多矣西南則虞之有苗殷之鬼方爲最著葢西南多嶺阸非若西北塞外曠野平原可車騾馬馳也亦非若中原

之山可乘𣘯行也其人各處巖穴自爲君長又非若西北諸部有渠率有偏裨控弦之士數萬或數十萬也故諸夷不敢輕肆中國衷師伐之者亦少其義葢羈縻勿絶而已今金川人衆不能當中國一大縣受圍以來困窮已極然尙未稽首來庭者則以地至險其人跳踉便捷我軍未能與之追逐上下也亦非臨衝鉤援可伐之者也計惟還師境上以逸待勞用明高惟善築屯田巖州雜道閒則內省費外有守禦之備策之善者也夫背畔之人必有同惡西南夷種頗衆大金川酋又甚黠其解仇結約交質詛盟非一日

矣寧無一二同謀者特畏
聖天子之威不敢顯與之比耳宜乘其未著多其間諜以攜之厚其錫賚以勞之逆酋勢孤力弱有不生致
闕下者哉古之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常足今軍營轉餉悉役屬夷夫編氓久於轉運尙有逃亡之患況屬夷乎明成祖自將北伐以高爵厚賞之三衛尙敢畧其厚重況土目乎有如兵久不決逆酋威劫小種啖以微利黨合交堅猝有意外之變所憂者非獨大金川矣且大金

川要塞非我軍所悉知也逆酋萬一與諸夷約佯爲敗北誘我深入或扼其前或守其後要我饟道逆我顏行豈不重可憂耶四川多孰夷成都爲省會亦有挈家來居者今驅之不可留之不宜得毋有當豫防者乎殷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虞廷舞干羽僅七旬耳夫惟不以三旬逆命爲嫌故能致七旬之來格舜禹邁高宗者此也今

天子勇智天錫傳公忠而善謀又得二君爲左右吾知大金川殄滅不久矣於二君之行書以贈之

送吳雨皋之任偃師序

偃師古畿縣其山川雄秀風俗樸淳有先王之遺焉吾表弟吳雨臯學醇而行修嘗應博學鴻詞舉又屢試順天不得今年冬以史館勞出爲丞玆邑京師士大夫知雨臯者咸爲雨臯惜余告之曰明道先生不云乎一命已上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況司牧乎一縣中民之待治者以千萬數其事靡所不有主之者令也佐之者丞也吾得以行吾志耶毋輕興利興利適所以生害毋輕除弊除弊適所以長姦毋矜人所不能爲毋諉已所不當爲吾不得行吾志耶吾力之所及吾勉之吾力之所不及吾志之毋諉人以

自逸也毋毀人以自賢也其要在盡吾心盡吾職而已矣名譽不必先唯實爲之急業不必其廣唯期其有益於民雨臯勉乎哉素位以務民之事他日伊洛間有廩廩德讓君子追古人而嗣之者必雨臯也吾將執筆俟之矣雨臯勉乎哉迂農楊椿序

送石谷王山人序代

吳中數十年來以畫著名者二人常熟王子石谷武進惲子南田南田爲遜庵先生之子與余總角交而石谷則家在烏目山中去余鄉二百餘里順治甲午乙未間余從先大夫至姑蘇識石谷於吳下嗣後先

伯兄築東皐書屋延南田石谷相繼居之余每觀二人烘染皴皺窮工盡意未嘗不心善之也自是以來二人之藝益精四方名士持縑素請者足相躡於二人之門蓋石谷以山水南田以寫生擅名不同而其神妙精遠奪天巧而盡人工則一也康熙庚午故大學士文恪宋公之子今工部郎中駿業奏請繪

南巡圖乃以幣迎石谷館之於家於時江左善畫者皆在而南田則已先一年卽世不及與其事矣後三歲圖成

上善之

皇太子召見石谷於別殿慰問移時手書山水清暉四字賜之人莫不爲石谷幸某因思士大夫遭際承平

天子講學

東宮而下皆重文墨而尙德行山林隱逸之士亦得逞一日之長而蒙

睿書之賜則士之生其時者寧復有不遇之嘆哉顧其間亦有不幸如南田者其翰墨不爲後人而乃天嗇之年不得與石谷同一日之遇也豈非其命乎往時南田之死一子尙幼石谷親至其家發南田篋中

稿本爲整理而封識之留以遺其後人夫人善於自見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未有不交相忌者而石谷之於南田獨能如此則非特藝事之成而其不忮之德亦非他人所能及也於是石谷將歸徧請縉紳先生以求詠歌其事凡得敘詩百有餘篇而余與石谷游最久故爲之說以贈石谷覩之其益慨然於南田也夫

孟鄰堂文鈔卷之十三

孟鄰堂文鈔卷之十四

武進楊　椿農先氏著　　曾孫魯生校字

關西書院碑

通議大夫分守潼商道陝西布政使司叅政桐城張君視事之九年百務具修民吏和洽君之友武進楊椿以使事至潼關入其境士子恂恂如也進退語默秩秩如也過書院讀誦之聲玥玥程業肅肅如也曰異哉吾聞潼關俗尚武奚一變至是耶君曰潼關舊爲衛故民多好勇士之能文者鮮

世宗憲皇帝詔改爲縣置學官生員與他州縣等而

正瑗承乏適當其時謀所以祗承者竊思四大書院之設在宋至道祥符前昔人謂未有州縣學先有鄉學是也其後州縣學既建書院仍不廢士田之錫教養之規最爲美善宋元人材往往由此而出正瑗仿其制創爲書院名曰關西集邑之俊彥讀書其中既又思孔子爲萬世師州縣學皆祀之矣然孔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數千載間願學者孟子一人而已矧世之凡民耶惟縣之先哲或名賢宦於是者其時近其事詳則學之庶可幾耳而湟關先哲舊志無所見其宦於是者則有若前副使睢州湯公斌

曲阜孔公興釪均惠澤及民而湯公文學德行尢一代所景仰故祀之俾縣人知所矜式而正瑗朔望行禮親與諸生講業焉工肇於雍正丁未冬訖己酉秋其貲費正瑗以俸金爲之歷三年而始成又五年憲皇帝詔天下立書院又一年命祀湯公於賢良祠關中人士信茲舉之不謬益奮迅鼓舞思以二公爲師迄於今諸士子業日益進行日益修誠如吾子所見聞蓋

聖天子作人雅化而二公流風抑亦有感之也願吾子書其事於麗牲之碑俾後之司土者考焉君字引

除號方齋學問淵博爲人表裏洞達見理明而爲義
勇類如此復系以詩詩曰
自昔文武本爲一途後世歧之視爲異趨惟我張君
達治之本祗承
上意教育懇懇爰建書院在學之東中祀名宦湯孔
二公猗歟湯公有用有體古稱三立庶幾無愧孔公
聖裔質有其文慈祥愷悌遺愛在民君並祀之多士
景從君時至止跪拜雍雍君時講論氣度沖沖多士
化之式和爾容以革爾心以協厥中人亦有言糾糾
之武提擒擊鼓躍馬操戈惟勇力是恃烏可言武亦

有儒夫佔俾咿唔䆉華摘英惟文字是娛烏可言儒惟忠惟信惟禮惟義斯甲胄干櫓文武攸備我爲茲詩道君之意以勖多士無溺乃武藝無流乃文弊華山巉巉河水潺潺勒辭於石用昭無斁

完顏氏家廟碑

資政大夫　經筵講官知　起居注通政使司通政使兼詹事府詹事署理翰林院掌院學士事完顏公留保嘗與椿偕朝道與椿曰先大夫營家廟於居室之東歲時祀先祖給事公以上凡若干楹迄今數十年矣留保將重新之大懼無以稱先人之烈惟是廟

必有碑願子之爲留保文之也謹按完顏氏出金後
有降萬杭愛者以智勇雄其部人七傳至諱爵克素
學士之高祖也借子諱達齊哈事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於盛京達齊哈官正黃旗內府佐領兼
管遼漢人都督生諱阿什坦從
世祖章皇帝入關舉順治九年進士官刑科給事中
生諱鄂素學士之父也官內務府愼刑司掌印郎中
功膚咸在國史學士康熙六十年進士由翰林院庶
吉士歷今官事

聖祖仁皇帝暨今

皇帝以忠謹受知葢完顏氏自　國朝以來累世通

顯並有令德者之禮大夫三廟干祫及其高祖合族

以食序以昭穆今學士葺茲新廟於古尊祖收族之

義甚合完顏氏可謂善述善繼克世其家者矣敬條

其族所自出及名位世次而繫以詩詩曰

完顏之先系出有金代居長白黑水之潯偉哉隆公

殺虎惟百肖圖祀之奕姿颯颯魯公應運沉毅而雄

長戈大戟躍雲拏風達公矯矯兄弟戎行如漢耿氏

如元史張猗歟給事盛世之儒惟我郎中忠孝有餘

以政于家給事肅肅郎中繼之庭幃雝睦以勤于邦
給事業業郎中繼之恪謹有緝古惟大宗收族以仁
給事愀焉念我族人豈無憂恤而祿不逮我佽爾緡
勿虞爾匱禮於大夫立廟有制郎中日吁我則備位
而祭勿時孝於何伸一堂四室其禮之遵仁以敦族
孝以奉先既仁且孝於利後人乃生學士
天子是倚出納
皇言瀛洲承軌公間謂人我德則涼匪先人澤業於
奚昌瞻彼寢廟我考營之洎於小子其塗塈茨迺恤
其宫于桷于楹迺備其器惟籩惟鉶秋霜既降春露

載雩烝烝孝子來拜廟庭酒馨于尊肉登于俎有簋粉酏有敦白黍伊我諸父我弟我昆我祖之後咸來駿奔或畀爾奠或嘏爾辭利成既告于我燕私貂冕峩峩黃髮皤皤旅酬交錯笑言孔多惟木苞根水澄于淵矧我族姓敢忘本源其繼自今苾苾芬芬欣我祖考以式子孫麗牲有石斯鐫斯刻傳之有久承承無斁

德門壽母墓碑

德門壽母故順天府大城縣學教諭贈資政大夫刑部右侍郎黃公諱華薵之妻山東布政使司布政使

前吏部左侍郎巡撫浙江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叔琳
廣西布政使司布政使叔琬江南寧國府知府叔琪
督理河南驛鹽糧務分守開歸道按察使司僉事叔
璥直隸正定府行唐縣學教諭叔瑝之母也姓吳氏
父諱某母鍾氏夫人年十九歸於黃歸七十四年年
九十有二乾隆四年冬十二月辛丑薨於京師里第
明年秋七月壬辰叔琳等奉夫人櫃祔葬宛平縣南
下莊韓山贈資政公之兆先期來請曰古賢媛事託
於碑刻者多矣吾母雍正間嘗受
憲皇帝德門壽母之褒今將列諸隧道以顯詔之敢

以爲請椿不敢辭銘曰
吳出宗周世家於杭自夫人父來遷
帝京是生夫人肅恭端靜曰嬪于黃順得其正祖姑
見之謂婦也良克昌我後俾熾俾臧贈公秉鐸匼山
之麓夫人從行中饋攸屬諸子留京大父傅之掛之
鞠之課之督之篝燈午夜猶時勖之
皇策多士歲在協洽夫人長子名書一甲僉曰休哉
伊祖貽翼祖曰何哉于婦之力余課諸孫嚴過厥師
婦少姑息教將焉施我盡我教子成子名子兮有母
我志斯承惟時諸子咸克敬遜鄂不光光弟兄進進

其下諸孫緝緝熊熊或舉京兆或捷南宫往昔燕山五龍惟竇夫人之子輝映先後古稱元愷其族十六夫人之孫何誇裴陸

三朝寵命夫人受之副笄褕狄夫人授之雍正之元少宰承

恩德門壽母有錫自

天龍盤五爪

天家所用盛以木瓜

天子之供

天子曰琳汝子丞弼歸奉爾親以究爾績琳拜稽首

對揚
皇休受茲介福於古有不琳與諸弟宣力
王家鳴騶繡斧大旆高牙浙水西東大河南北海岱
之間邕桂之域布愷行仁導揚
皇德子惠我民外暨蠻夷朔南萬里顒然一聲是母
是子小民之慶夫人於時家園容裔秋月春花孫曾
環侍有劍有爵有保有攜含飴餔果其樂怡怡人見
夫人顯榮壽考福履之崇得天孔厚豈知夫人百年
身世往復平陂履之匪易方其初歸家故屢空夫人
坦坦不爲境窮竭誠晨夕進厥甘旨退而自食半菽

而已迨其中年子登朝著諸孫匯保盛滿是懼不震不驚不矜不盈翹翹佖佖臨深履冰追念先公歿逾卅年施德未食裕我後昆每遇賓姻盈門來賀夫人靜居悄焉神癉歲時饋食耋耄增虔操家整肅門內秩然笑不啟齒聲不出戶兼味不陳輕暖不御伊古有訓內言不出夫人生平言皆可述善不在小亦不在大務其在我毋爲兩可理既由命位亦前定順吾之素毋爲他慕以和其心以淑其身壽考且寧以牖我子孫韓山之原有鬱者阡我爲茲銘女史之徵

河源在京師西南七千六百餘里西寧塞外一千四百五十五里其地羣山環繞山不甚峻而地勢甚高土石黑色蒙古槩名爲枯爾坤一作庫爾棍饒水草產金銀礦疑卽唐書之崑崙吐蕃名悶摩黎劉元鼎謂之紫山者也其間可三百餘里有泉千百泓隨處湧出登高望之燦如列星蒙古名敖敦塔拉一作鄂敦他拉疑卽唐侯君集任城王道宗所次星宿川元都實謂火敦腦兒者也其西南三百餘里有三泉出阿拉巴顏喀喇達巴罕東麓一無阿拉二字喀喇一作哈拉達巴罕者嶺也疑卽君集道宗過星宿川所望之積石山也其水東流合

爲一與烏哈那哈達之水合（那一作納）哈達者山峯也又東北與西拉薩拖羅海之水合南與拉母拖羅海之水合拖羅海者峯頭也又東與七根鄂模合鄂模者池也又東名阿爾坦必拉必拉者河也疑卽君集道宗望積石山所觀之河源也又東北匯於敖敦搭拉番八名古爾板索爾馬（一作古兒班索而嘛又作古兒板索羅木又作古兒板蘇羅木）華言河源也又東北北會巴拉波哈阿林之水（巴拉波哈一作巴爾布哈又作巴而卜哈）南會哈拉阿達勒克阿林之水（哈拉阿達勒克一作喀喇阿答爾罕）阿林者山也又東南注於查靈鄂模（查靈一作查倫又作扎陵）廣二百餘里其色白又東北注於鄂倫

鄂模（鄂倫一作鄂靈又作鄂陵又作阿陵）周三百餘里其色青二鄂模相距五十餘里疑即都實言匯二巨澤名阿喇腦兒者矣蒙古自此名喀屯必拉東南流薩喀勒拉克阿林之水會色納楚必拉多必拉自西南注之苦克差鄂模（差一作查）自東南注之又東南喀喇必拉（喀喇一作哈拉）入焉又東北西白土必拉合東南五十餘泉注之又東南敖搏圖噶順鄂模（敖一作鄂）注之又東南多母達噶順鄂模注之又東南查哈噶順鄂模（查哈一作插漢）注之又東南敖羅海鄂模自東北注之又東南呼藍必拉會枯得勒古必拉（枯得勒古一作吉得兒古）盛吞鄂模（盛吞一作魁屯）自西北

注之又東南博尺圖必拉入焉又東南哈嘛古兒太必拉入焉又東南經巴顏圖渾達巴罕又南厄得靈忒得靈鄂模注之又南厄魯克必拉入焉又南哈爾濟必拉哈爾濟一作哈爾吉又作哈爾給入焉又南薩克必拉入焉其前水皆綠色至此漸變而黃矣又東南多爾吞必拉入焉又東南經阿木你麻禪母孫阿林南麻禪一作馬禪又作麻纏又作馬纏又作馬勒產其山緜亙三百餘里上有九峯高入雲霧中峯亭然獨出百里外即望見之積雪不消冷瘴甚厲疑即唐魏王泰張守節李吉甫所稱大積石元都實謂之大雪山又謂之騰乞里塔潘昂霄名

爲崑崙者也自此循山東流燈必拉自西北入焉巴爾火必拉自西南入焉又東南哈拉必拉入焉又東南巴薩罕拉必拉自西北入焉拜多必拉自西南入焉又東南巴里馬必拉入焉又東北衣克薩勒必拉入焉又東北他哈拉馬克必拉入焉又東烏揑必拉入焉又東南布哈必拉入焉又東北西拉必拉入焉又東南衣克巴爾和必拉入焉又東巴哈巴爾和必拉入焉又東北經烏藍莽乃阿林西南莽乃一作芒柰德忒查哈崑多倫必拉注之一無查哈二字又東經烏藍莽乃阿林南多母打禿崑多倫必拉注之打禿一作達土又東經烏

藍莽乃阿林東多拉崑多倫必拉注之多拉一作多洛○三崑多倫俱作崑都倫疑即都實言納鄰哈剌乞兒馬出鵬拶三河矣又北經烏藍莽乃阿林北折而西受南北數十小水又西北巴罕哈留圖必拉罕一作漢留一作柳會伊克沙喇圖達巴罕之水又會西喇達巴罕之水自東北注之又西北受十餘水又西北哈拉必拉入焉又西北衣克哈留圖必拉衣一作伊留一作柳會那母哈阿林那母一作納莫烏藍俄羅濟達巴罕羅濟一作爾吉當布庫武兒三水自東南注之又西北色普隆必拉入焉又西北歸隆必拉入焉又西北齊普必拉會圖聲圖必拉得羅敦必拉得羅

敦作得爾多滂馬阿林哈爾濟達巴罕濟一作吉諸水自阿木

你麻禪母孫阿林東注之又西北呼呼烏蘇必拉北

會西拉哈普七海必拉西拉哈普七海一作薩爾哈卜齊海阿爾昂必

拉昂一作担南會因達必拉因達一作密喇察普楚阿林之水自

阿木你麻禪母孫阿林西注之折而東北谿堯圖必

拉谿一作哈西南會衣克圖羅根阿林之水東南會衣使

克阿林之水衣使一作伊西又東南會巴罕土魯根阿林之

水巴罕一作巴漢土魯一作圖爾自東南注之又東北盈吞西里克

舍利盈吞一作魁屯會亥俄羅濟必拉羅濟一作爾吉自西北注之

舍利者泉也又東蘇勒古兒必拉會數水注之又東

北烏藍必拉會打城達巴罕打城一作大成諸水自東南注之又東北經歸德堡元之貴德州明歸德守禦千戶所也水至此始名黃河又東北枯枯寨必拉入焉又東北火豚藍太必拉入焉又東北西納鄂模會烏藍布拉克必拉自西北注之又東北也巧雀匣必拉入焉又東南姑楚必拉入焉又東北繆積石山南而入陝西河州塞蓋郎唐人所稱小積石以西有大積石故此稱小也竊惟河源不見於經出本紀山海經諸說妄已漢時言之者自張騫始然止葱嶺于闐兩源未言星宿海也其後唐有劉元鼎元有都實明有釋

宗渤言皆異而都實之志爲詳然止言星宿海未言
其西尚有源也
本朝康熙間
聖祖仁皇帝屢遣朝臣出使西域準天度以測地理
始知敖敦塔拉西有阿爾坦必拉其源視元史更遠
其至京師道里則視元史較近椿嘗述事
仁皇帝伏見我
仁皇帝開方以計里測極以準度於中外山川名號
古今互異番漢不同者必詳考圖籍廣諏方言務得
其正俾傳信於後用能四極同文八方向化椿前在

史館三十餘年得預編纂之役今老矣追憶曩時聞見恭撰河源記一篇以

皇輿圖爲主質之冊說參以奉使諸臣所錄其譯文音有假借有轉注字有多少者附註之稱名異而義可知如山爲阿林河爲必拉者仍而釋之前史所載名賢所論有可援證者引之總以著

大朝盛治無遠弗屆

聖天子好古敏求嘉惠天下後世之至意云爾乾隆十七年夏六月甲辰前史官楊椿謹記

附 讀河源記書後

河源記記河之源所自始也不窮其源所自始而曰源於是焉可乎元人都實之志尚矣自

本朝皇輿圖出而河始無匿源農先先生衍之爲記得千五百餘言而古來誌載河源其離合疑似者胥無匿形矣豐幸得受讀焉而窺其要其言自大雪山而西河所會與衆水之注於河其可名者凡二十有九自大雪山而東水之注河暨合河而流可名者四十有四類多元志所未詳而先生按圖以次之者也其不得以某水名而交流注河者亦必臚及焉而其尤妙爲證悟者則據唐書吐谷渾傳合之今之輿圖

而知崑崙實在河源之東星宿川尚非河源所自始于古翳蒙豁爲開闢功其偉矣乎然猶若疑其辭者則以未嘗躬涉其地特據冊指詳之疑以傳疑蓋其愼也是卽先生之史裁也抑又考之唐書吐谷渾傳侯君集達柏海望積石以觀河源不知柏海卽記中所云西拉薩拖羅海諸水否也李靖破伏允督諸軍經積石山河源至且末且末近於寘不知卽記中敖敦塔拉旁近否也薛萬均萬徹敗天柱王於赤海不知卽都實所云赤賓河記中所云喀拉必屯以下諸水否也劉元鼎謂紫山直大羊同國不知卽地理今

釋所云巴顏喀拉山記中所云枯爾坤之地否也班
書西域志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其言或可
爲覈唐書直以紫山當崑崙未審何據要之崑崙在
河源之東無疑而郭璞酈道元之所未詳明人宗泐
王鏊諸人所疑駮均可無論矣豐不敏於河源諸圖
志多未涉目其敢妄有陳於先生立言之外姑就簡
末贅數語以誌一時之嚮往云乾隆十八年上巳前
三日外甥儲兆豐謹書

江源記

江源有三在番界黃河西巴顏哈拉嶺七七勒哈納

者番名岷捏撮岷江之源也在達賴喇嘛東北乳牛山者番名烏捏烏蘇金沙江之源也在呼胡諾爾哈木界馬兒雜兒柰山者鴉龍江之源也岷江自番界逕氓架嶺南流者爲正支其東支自弓槓口至漳臘營合焉西支自殺虎塘至黃勝關亦合焉逕四川松潘衛西又南逕長寧堡又東南逕茂州西又西南逕灌縣城南分爲十餘水遶成都府西至新津縣南合爲一又南逕嘉定府城東又逕敘州府城東南與金沙江會金沙江一名阿克達母必拉必拉者河也逕母魯烏蘇之拜圖渾名母魯烏蘇又逕巴塘名巴除

又逕裏雍河屯名金沙江又逕喀木又逕中甸又逕
塔城關又逕雲南麗江府名麗江其南岸則鶴慶府
又東南逕永北府土順州西其南岸則大理府姚安
府又東逕四川寧遠府之紅卜苴與鴉龍江會鴉龍
江其源在青海南有泉百餘平地湧出西番名以查
楚必拉蒙古名以七察爾哈瑚匯爲一大川名雜麻
木特河逕裏塘納東西大水十餘名鴉龍江逕打箭
爐之米尼雅克山名米尼雅克除又逕占對安撫司
西又逕喇滾安撫司西又逕鹽源縣名打沖河又逕
紅卜苴與金沙江會其河內屬四川河外屬達賴喇

岷又東逕武定府北其北岸則會理州折而北逕東
川府西又逕昭通府西其西岸則西昌縣又逕馬湖
府城馬湖江入之名馬湖江又逕敘州府城與岷江
會自此東南流逕四川湖北江西安徽江蘇五布政
司地幾七千餘里至鎮洋縣入於海明天啟中江陰
徐宏祖字霞客嘗至西番還抵峨眉山下撰溯江紀
源又撰江源考幾數萬言其書大抵以金沙江爲源
德清胡氏朏明力詆之康熙五十七年椿初入史館
館師常熟蔣溆芳先生以
聖祖仁皇帝所賜

皇輿圖見示既又伏讀
御製文集又得桑格所撰奉使錄觀之乃知金沙江之源至敘州府六千九百餘里鴉龍江之源至紅卜苴三千四百里又一千六百里至敘州府而岷江之源至敘州府祗一千六百里耳則言江源自當以金沙爲主而禹貢導江但言岷山不言金沙鴉龍者以岷山在五服內金沙鴉龍之源在五服外也漢書地理志蜀郡湔氐道禹貢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蓋亦知江水源於徼外而未窮其所在又泥禹貢岷山之文故謂岷山在徼外也若僅今陝西四川番界之

岷山則漢嘗郡縣其地矣烏得謂西徼外乎夫窮河源者漢以來不一人而江源則未有朝使究之者我
朝貢譯訖於西戎
聖祖仁皇帝好學之勤下問之切故兼得江河之源而
諭旨所頒樂與人同之意尤遠邁往古椿敬案之圖錄撮其大槩恭記之如右而徐霞客以貧老布衣擔簦躡蹻遠涉萬里之外身歿百餘年其言始徵信於
聖世士之遭際遠近固有時乎附著之毋使蒙不學無識大言欺人之惡名焉

楚雄府定邊縣學記

余少讀孔氏書首言君子之學全矣次言孝弟而戒之以犯上惕之以巧令竊疑所謂學者精之天人性命高遠深微之旨而顧不遺乎聲明數度之文大之贊地參天而小存乎灑掃應對進退周旋之末至孝弟之良根乎天性宜無待於學而篇章次第似出記者之偶然及讀子夏氏之言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孟子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敎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而後知明倫必本於學有斷然者今夫人之性

剛柔緩急不同而氣質因之而異鬻拳匡章之屬皆幾幾乎犯上而溫良者過於柔順或巧言令色爲諂臣爲媚子爲褻友聖人患之而教之以學去其剛柔緩急之偏而納之忠信孝慈之正且倫者常也常之變不可勝窮使不學處之則闇昧者必至於無術而拘文牽義則又泥於古而不能適於今局於此而不能達於彼聖人多學而識循循然博之以文使內克己復禮而外行其强恕之方則事有百慮而通變者無不宜理有萬殊而行權者無不可蓋大學中庸曾子子思之所作也大學始於格物終於治平要不外

文王之敬止與孝弟慈之君子中庸推天命之謂性
極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其實在行達道之達德
四未能之不敢不勉而已然則謂孝弟無關於學而
學別有所謂道者豈篤論歟定邊有學舊矣歲久傾
圮康熙戊子秋從子書來知縣事以俸所入及均平
出於里甲者擇日鳩工首建大成殿而講誦之堂棲
息之庭各以次興葺又甃石爲臺闢地爲池立名宦
鄉賢二祠於櫺星門左右工既訖功余適以事至教
諭常君欽天訓導楊君和邦及縣諸生某某輩請余
爲記余惟定邊在萬山中地窄而民樸無能文之士

可與他州縣匹者然其良知良能則一也故舉所聞告之俾知夫學者所以學爲子學爲弟學爲臣與友而克復强恕則其學之之道也自今令長師儒無荒遠玆邑而道之以躬行申之以訓辭諸士子亦無自荒遠而益稟聖人之教則禮可復恕可行化其氣質之偏泯其闇昧拘牽不難矣某年月日武進楊椿記

順德書院殘碑記

庚辰秋家君視學順德椿時隨侍左右出殘碑於書院之圮間碑廣二尺左長尺右不及尺者半余拭而視之得大字一十有四小字九十有七其字畫端勁

無立碑歲月然官爵姓名皆具余考之蓋金時物也按唐同光元年於邢州置安國軍節度元中統二年改州爲順德府今碑有安國軍節度官屬及邢州觀察判官教授則當在中統以前而碑所載姓氏其元起夾谷阿魯傑散忽失三人今皆不可考矣唯馬知微列於舊志爲金教授又舊志承安五年高有鄰爲安國軍節度而此碑有云時承安又云節使高公留題壁間則其在承安後無疑也當承安時宋使通和元兵未起守土者相與極游觀之樂以託於務本重農之意而後人覽其遺蹟因爲立碑於此未可知也

嗟夫數人者其立碑始末皆已湮沒而無存所可見者唯此百餘字而已豈以其詞之殘缺而廢也因爲考其時世而置之於壁間焉

雲溪草堂圖記

雲溪草堂同邑辛齋徐先生讀書處也辛齋自年十三四時父副都公歿於京師母潘淑人築室自雲溪之上故居之旁顏曰春暉堂命辛齋讀書其中卽今草堂是也淑人教子甚嚴肅有河東韓夫人風而辛齋能自樹立卒成母氏之志今副都亡二十有六年淑人歿亦五載餘矣而辛齋思慕不釋一日出其草

堂圖請友人楊子記之余惟斯干之詩美宮室也首章言兄弟之相好末章言子孫之衆多其次章曰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葢仁人孝子觸於目卽有不忍於心而况登其堂而爲所拮据捋荼者乎余故賦白雲詩五章以述幸齋之意詩曰

油油白雲在山之右有崇者堂自我父母雲之去兮胡不我留親之逝兮使我心憂

相彼乳燕尚巢于屋亦有慈烏咸集于木曾是人子而不如燕與烏生乎舞兮孰使我孤

兒旣孤止母氏劬止爰立室家俾我居止毋曰予小

予敢有不勤其艱其辛惟先公是遵
雞鳴各各機杼斯作讀誦朗朗明星有晃豈不愛厥
予夙夜不寧伈伈毣毣堂構庶以成
厥堂如之何兄弟是宜厥構如之何式穀是貽堂既
安矣構亦新矣用長厥居慰我親矣

衢州府志小序

疆里圖

昔人有言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
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其經界後世罷侯置守郡
邑屢更不能以山川紀者勢也衢當瀔水仙霞之會

漢唐而降建置州縣其疆域之大小道里之遠近前志載之畧矣今取自明以來可考者列於左方若夫東近金華西連饒信南接建寧北鄰歙固形勝之區也東坡荊州詩云亦解觀形勝昇平不敢論後之人念哉

山川圖

山土之聚也川氣之導也自古辨疆域審形勢者必以是制爲衢舊志於前代山川之事詳矣而文字缺譌地名改易失其眞者閒亦有之又於山嶺險易川流源委多所未悉今爲本之圖經詢之耆庶參以歷

代傳記所載昔人言陵谷變遷山河如故撫茲圖者得不憮然而有感也乎

學宮圖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三代以降更盛迭衰我

國家崇儒右文學校之設徧於海內而衢爲浙東上郡顧殿宇傾頹齋舍不備某心懼焉爰擇日命工以次興葺今旣炳然改觀矣竊思前代官於是者其於學校可不爲勤焉而典籍殘缺紀載不全是可慨也因考其可知者備列之如左

聖廟圖

某前在登州往來曲阜拜聖人之陵入廟堂瞻遺像未嘗不歎聖澤之遠也比來衢州州於宋時爲輔郡孔氏家廟今在焉祗謁之餘如登闕里其子姓在州者咸斷斷有鄒魯之風昔明宏治中以宗子爲博士與曲阜之裔並皆世襲迄今不替嗚呼豈非聖人遺烈哉

府官表

余表歷代職官至於郡守未嘗不掩卷而嘆也嗟乎彼其膺牧守之責豈不欲有施於時以傳於後而遠

或百年近或三四十年姓名輙湮沒無聞是可悲也而猶有幸而存者邑里不傳年代不著或爲邦人士所不識甚或鄙丳道若是者十葢不免一二焉以其傳之之難而幸而傳者又如此其可慨也夫其尤可畏也夫而世尙有不欲施於時以傳於後者則又何也

縣官表

漢唐時郡曰太守曰刺史縣爲令長宋始有知州知縣之稱太守建自秦世至今幾二千載州建亦千一百年其能知州縣事不負其職者葢有矣而五代前

舊志多不載在縣爲尤甚余考史傳得其名可紀者備著之於表其事蹟卓異則見於列傳焉

學官表

今有秩甚輕而其任至重位甚卑而其事至難者非學官也哉漢唐郡縣文學掌以五經教授宋時務擇有德行者爲之

國朝選授請於

天子既選命巡撫都御史考試然後任職葢其愼也衢州自宋以來若曾鳳鄭伯謙程端禮柳貫胡翰之屬其文章事行已詳見史冊而流風餘韻有令人想

慕於百世之下者因次之爲學官表

庶官表

庶官佐府縣爲治梁陳前皆寮長辟署唐永徽初始多注爲品官其未入品者亦選於吏部衢州若錢顗陳師錫張奎諸人皆事業彪炳著於傳記士之賢者洵不以官爲高下哉

戶口考

國家之制每歲郊天以天下戶口賦籍陳於臺下祭畢收入內庫藏之其敬且嚴如此某側聞衢州在前朝時戶口殷庶百姓家給人足康熙甲寅乙卯間耿

逆為變百姓流離失所存者遂十不一二賴
天子撫循愛育生齒日繁四民各安其業今亦幾幾
有曩時之風矣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
知榮辱富教之任豈不在良有司哉

貢榷考

衢山郡也每歲山土所出堇堇不足以更費故其民
務本而力作無奇麗紛華之習唐初任土作貢並以
官物充市後貢奉之額熄而征榷之塗廣於是山設
銀鐵之場鄉置征商之務下至茶鹽酒醋莫不有稅
民滋病焉

本朝按畝徵輸著爲定令而前代非時之貢額外之征槩行蠲免豈不仁哉

卹政考

從來救荒之策有三曰倉儲曰賑卹曰蠲貸其見於周禮者遺人掌委積以備凶荒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是也我

天子愛養黔黎留心民瘼四方以水旱聞者卽下

詔蠲賑復時

敕常平之制顧衢在浙東最爲瘠郡一遇水旱歲輒不登昔宋淳熙中朱子奏衢州官吏檢放不實及擅

支常平倉米狀云百度廢弛不戒州郡有負朝廷子
育元元救患卹災之意後之守土者其可不知所警
哉

兵防考

三衢據浙江上游爲浙東要郡康熙甲寅乙卯間總
督李文襄公駐師於衢賊所以不敢越西安而爭金
嚴之地者文襄一人力也昔唐寶應初李光弼大破
袁晁於衢州晁遂以平懿宗咸通元年裘甫作亂什
將方景深拒險賊不得入然則戰守之際豈不以人
哉余考兵制及古今戰守於文襄公事頗得其始末

因次之爲兵防考

藝文考

自古能言之士衆矣而篇章寥落往往不傳於後卽幸而傳矣而蠹鐫鼠嚙兩敗塵腐與夫兵戈水火終歸泯沒者何可勝數蓋以漢七畧唐四庫及宋崇文總目彼皆中秘之所藏尚不免補帷而褰漏也又況其下者哉衢自齊梁來文章顯者不少宋明時尤甚某至郡訪之不可得爲慨然久之夫諸君子當時其言之大者將以窮陰陽之運小亦自寫其性情孰知身殁之後飄零踩藉名氏竟不得與書而俱存也可

不惜哉今考郡人書目分爲四種且述其作書之意歐陽子云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葢五六也悲夫

忠義傳

余讀徐應秋爲父請卹疏未嘗不悲其志嗚呼可求可爲忠臣應秋可爲孝子矣方可求之死畜賊也遼瀋繼沒河南山陝間盜賊蠭起長吏棄城遁者何可勝數而可求以身死事鎮將道府以下隨死者七十餘人可不謂忠乎應秋懇懇三疏請卹忠賢擅政失而復得其賢孝又何如耶余來信安訪其家得應秋

遺疏因採其首篇又得明以來死事者若干人因并著爲忠義傳

方伎傳

司馬子長作扁鵲倉公龜策日者等傳范蔚宗倣爲方伎識者譏焉然觀周禮醫師𥘉入典庸占夢之屬皆隸於王官而近世郡縣亦有陰陽醫學傳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又曰士依於德游於藝然則方伎又曷可少哉又曷可少哉

列女傳

余閱舊志及古今傳記凡得郡中列女三百八十八

人因總次爲列傳夫女子之傳難矣以余所聞明季及閩變時郡之以節著者尤衆而兵戈倥擾姓氏莫稽其得傳者特十之一耳則夫自明以前節烈之婦又豈盡於所志哉明季迄今逾六十年閩變亦三十年矣不卽論其存者又懼將泯沒而無聞故爲之傳俾後之傳列女者考焉

曾氏像贊三首

封安邑知縣鶴紀

垂紳正紱端嚴若神望之儼若卽之溫溫藹其凜省身愛日之家學斯能合春風沂水之天眞倘九京之

可作庶懦立而頑廉

封太孺人楊氏

程鄭教子厥聲孔揚孟桓賢矣事君子以彰未若夫人庭闈燕喜壽母令妻管彤昭美象服綺而六珈玼而凡百女士疇不跂而

文林郎安邑縣知縣文山

溫然而和有道之腴頎然而清君子之儒欲然不自足者慈父十年之保赤皇然不自安者孝子萬里之孺慕也此先生雖亡而先生之神所以不與之俱亡也歟

虎子圖贊

東村先生第二子八齡能舉四鈞之石因名曰虎子楚中冷梅爲之圖武進楊椿贊曰

袒而裼髮總角冉拳繭栗舉盤礐幼之時力如虎壯之日目將無虎敎兮䠷兮蹻蹻王之造兮

座右箴

余幼多疾病年十歲求所以養身者讀周易頤卦怵然有惕於中因爲箴自勵後讀朱子書知其意與先儒暗合也今年余七十有五𦵏去爲箴時六十有六年矣悔吝日多疢疾愈甚命從子瑞蓮書

之置於座隅庶以儆朝夕云爾
言自口出萬禍之原食自口入百病之根發不可追
悔不可改山下有雷其震百里聖人象之命卦曰頤
惟慎與節汝其勉之

杖銘

其文庚庚其節繹繹天祿校書太乙之祖

自題小照

聖人四未能汝乃有百愧昨宵神告汝著力孝弟始
以聖賢爲師庶幾可無悔汝今容貌閒奚爲尙怩怩
有餘未敢言不足自知恥庸德與庸行胡不慥慥爾

天畀汝以年欲汝知非耳汝善不能從不善不能改汝年雖日增汝過日多矣遐哉蘧伯玉恥獨爲君子